

佳作



地位

作品

得獎者

李俊學

李俊學，一九六七年生於台北，政大廣告系，國北教大藝術所畢業。在大學和媒體擔任過攝影工作。影像與文字作品曾獲得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優良電影劇本徵選等獎項。

得獎感言

感恩家人支持，年近半百始作小說。

感謝基金會與自由，感謝評審一路肯定老司阜的繪事。

書寫台語和掌握文獻的才識淺薄，敬謝神明與諸宮廟主事包涵。

慶幸曾親近影像技藝，學習以漢字寫作，漸能體會故事當收束何處。

地仗

凡畫績之事，後素功。（考工記）

渡海到此地彩繪媽祖宮二個外月，地仗的工課尚未完成，有淡薄延遲。今年春夏間氣候不調，島上海風強烈，晴雨焦濕變化猶如神明旨意，時而難料，進退之間有時由不得人，我生性慢鈍，做工人一技傍身，也只有照起工行事，不變應萬變。

孔子公也講過，繪圖前先打底。這層地仗的工夫是毋是實在，放久才看得出來，木料和麻灰料的焦濕無抓準，用料無足分，手工馬虎，無幾年彩繪龜裂起甲，司阜面子就歹看。若非十全把握不敢隨便上彩，一方面固然是無彩工，色料油灰成本貴於工錢，尤其浪費。特別是海島孤懸，補料進貨益加困難，來回之間忍受舟楫海湧，不比內地的檣頭。當初接這項檣頭，已經向來請託的頭家說明，無完全是我嫌遠路，擔憂行船風險，論工論料論運費，開銷都較重，是毋是多加考慮。只是許頭家拍胸坎保證，彩繪媽祖宮是他發的願，無論如何都要完成。

原來數年前他曾經到祖廟朝山進香，看著祖廟楹梁繪紅漆綠，忠孝節義彩畫繽紛，十分欣羨，當時就向廟內探聽一些彩繪的司阜和行情。回到家鄉，看著古樸的媽祖廟香火燠得暈黃烏黯，相較失

色，他下願若得事業順利大賺錢，當來妝點宮廟。也真正是媽祖庇佑，連續幾年無災無禍，船船滿載而歸，正好廟內幾處漏水需要修繕，他遂趁此機會提出彩繪之事，並且願意承擔一筆錢。廟內大家參詳，認為彩繪並無前例，應該先問神明，亦有人認為錢銀可以撥往補貼其他工事，何必如此好事。許頭家說，佳哉，筊杯請示聖意結果可行，而且既然他要出錢，認為無必要好事、浪費的幾位頭家也就無再多說。

這次木工和泥作工事比較簡易，交由島上司阜包辦，彩繪司阜則是許頭家親身到內地請託走搗。附近州縣幾位司阜，若非拄好有檣頭，就是對渡海之事百般願意。許頭家頭一次來拜託，我已經推辭毋去，其實當時檣頭正在收尾，後手可以接續媽祖廟的工課，但近來感覺跛手漸漸不大靈便，打算調養一段時間，二者，徒弟阿長的牽手將要臨盆，頭一個嬰仔出世，也無希望遠行。不過許頭家確實熱心，又來拜託二、三次，連當時我做工這座宮廟的幾位主事頭家都去拜託過，他們也來勸我渡海去幫忙。

最後我是被虛名打動，根據許頭家講，媽祖廟並無彩繪，若是願意渡海落筆，我不但是媽祖宮開基以來頭一位畫師，抑是島上頭一筆。雖是海外最爾小島，猶屬率土之濱，媽祖德化之地，第一筆的稱號確實使我微微虛榮起來。這門手藝自出師到現在三十外年，附近州縣繪了不少所在，同門或者同行司阜相見講起，檣頭少錢減賺，固然日子難度，宮廟寺院、官衙公署、祠堂富戶對繪圖的要求也比前人，有時做整修工課，梁上看見頂輩司阜的精美畫作，不免歎慨。一手繪圖上彩的工夫無用武之

地，只賸尋常的油漆工課而已，繪好繪歹，頭家抑無一定講究，反倒計較材料工錢。有新所在可繪，頭家又如此誠意，雖然渡海不易，我也考慮前往。

待我知影鎮北的炳仔司工事延遲，幾個月內無法分身，溪尾的竹頭司最近身體欠安，在家休養，心想神明之事總要有人服侍，而且許頭家開出工錢真高，我也相勸阿長，嬰仔出世前應該加賺一點，若一切順遂，滿月之前應該就能回轉。最後與許頭家約定，清明之後若木工泥作已成，就來接我們渡海。

開始準備才發覺渡海做工諸多不便，在本地若有欠料，至少知影往那裡揣，雖然許頭家講當地石灰、豬血、桐油諸物齊全，但毋是慣用的材料，總不免擔心，色料之類更加奉欠，海上奔波不易，如果請人配好色料，隔海寄來，又擔心二批料色澤差別。只好盡量多攢、多準備，先領的訂金和部分材料錢馬上用完，猶倒貼一些。聽聞海面船隻來往時有失事，心頭不免膽怯，雖然孤身一人，已無望礙，逆子毋願接我衣鉢，遠走省城去做店舖伙計，幾年前老妻過身之後，難得來往。自分此行是服侍神明之事，應該波平海晏，一帆風順，但阿長夫妻就毋是如此樂天，毋知是否有身孕的婦人性情特別容易激動，或者是聽人講渡海危險，三天二頭來我處啼哭，是毋是可以另覓二手，叫阿長此行免去，親像我渡海就去不回頭，聽在耳孔內實在哀尾。

如此鬧了幾次，阿長亦開始探聽我的意思。阿長功夫尚未學齊，真正出師自立門戶猶久，他亦不敢直接講毋去，這回檣頭看來簡單，但初到異地，孤我一人作檣也欠穩當，只是苦無其他跤手適合，

他無開口，我也當做無事，渡海而已，有什麼好煩惱。等到有一工他提酒來，飯後飲了一、二杯，他才講起竹頭司在家休養，二手阿柑暫時亦無檣頭可做，二人參詳過，阿柑願意隨我渡海，完工之後再回去綴竹頭司。

我未料他私下將人揣好，這個阿柑我也認識，風評手藝都不錯，只是生活散仙，貪飲杯中物，毋知是否妥當。阿長看我持杯無聲，小心再問：

「司阜，阿柑代替我去敢好？」

「竹頭司知影否？」若阿柑要隨我去，抑是要先和竹頭打一聲招呼，聽講他身體微恙，有閒也該去探訪。

「阿柑講他有去問過了，竹頭司講可以。」

「……這段時間工錢歸阿柑，嬰兒出世你要靠啥？」

「司仔，敢有油漆檣頭予我做？」

「也好，檣頭我來探聽，這回我就毋勉強，你好好顧嬰兒出世。去叫阿柑來揣我，同齊去溪尾看他司阜……也要攢一點意思，阿柑有講他司阜身體是佗位無舒適否？」

本來擔憂竹頭重病，見面後放心不少，卻也暗自好笑，彩繪司阜自馬椅跌落，摔斷跛骨，換做我也要稱病，以免同行朋友知影見面時相談。

「這隻跛骨接得轉來嗎？」

竹頭苦笑，「以後可能要跛跛囉。」

「免操惱，你工夫在手又母是在跛，阿柑先綴我去練勇壯一點，以後叫他偕你上馬椅。」

「唉……這回就拜託你照顧阿柑，多謝。我現在錢銀尺寸短，也顧他袂著，多謝。阿柑，你綴春仔司去作檣，毋通愛淋酒。」

「莫這樣說，我這個阿長是驚死又驚某，若無阿柑來幫忙替手，對媽祖廟就失信用啊，我才是要說謝。」

清明之後許頭家親身駛船來接，猶講沿途海面平穩，無風無湧，我與阿柑不曾坐船出外海，離港無多久就顯得滿腹糜飯吐到精光帶膽汁，阿柑一路罵阿長騙他出海是如何輕鬆愜意到沒氣力，我知影渡海無簡單，想袂到如此顛簸。而且這日猶算晴朗，媽祖保佑，若在風雨中渡海，這條老命恐怕休矣。幸得一晝夜就入媽祖澳，埠頭多位宮廟頭家來迎接，禮數齊全，但是我與阿柑想必面色青白，前襟一片狼狽，湯湯水水拭袂清氣，眾人趕緊扶我們下船，直接往許頭家厝內休息。如此痠軟昏沉到第二日，才有氣力去和諸位頭家、司阜相見回禮。

漏水修補本來打算清明前完成，略有延遲，賠一點收尾工課，但無影響彩繪。木工和泥作司阜是本地人，非常善良古意，特別提醒我此地海風帶鹽分，焦濕變化劇烈，現場講二招掠材料焦濕的鉅角

予我了解。許頭家領我和阿柑廟前廟後逛過一輪，講起媽祖廟在本地開基數百年，多次天災戰火損壞，無奈地小貧瘠，整修復建往往要靠內地仕紳，駐在官員贊助，現有二進廟身已經近百年歷史，這次小修繕由本地民間勸募，殊為不易。我叫阿柑搬馬椅來在下面扶好，攀高上去詳細看，殿內外楹梁木料，舊料表面大部分落漆蛀傷，薰染香燭油煙，若無重磨重漆，恐驚亦不能耐久。幾處楹梁表面猶留有地仗麻層打底的殘跡，應該是當初起廟時已有彩繪，只是已剝蝕多年。心頭暗生慚愧，島上第一筆的虛名果然如泡影夢幻，而且照這種氣候來看，重繪一次，恐驚也耐不了多久。

我將所見和頭家參詳，彩繪之事可能不如事先所想容易。

「頭家，我巡過一輪，可繪之處有限，不比我們之前所說。你看廟口海風這麼大，澳仔就在廟前，鹽分重，繪了無幾年也會損壞。」

「敢無解決的方法？」

「用較好的料可能多挺幾年，也是不免要裂紋剝落，頭家，你囡仔時這殿內敢有彩繪？」

許頭家搖頭：「廟內自我細漢就這樣黑煙，無繪圖。」他又說起祖廟看到的五彩繽紛，「司阜，我們雖然是小廟，也是皇帝金口封的，你看這牌匾這麼大塊，也是繪紅貼金，是怎樣廟內外袂當做。」

「我是建議殿外莫繪，真無彩，殿內要做可以，只是壽命有限。」殿內的彩繪多年香燭薰陶之

後，敷上淺淺黃暈，年年變深，最後隱隱罩在黑褐色油煙之下，這種結局我可以接受，但是費心力所繪的圖暴露鹽水烈日之下，無幾年褪色、龜裂、剝落的慘況實在是無彩，出錢請我做，我抑毋是十分情願。

「頭家，我拄既巡過，殿內古早有繪過，只是已經剝落，或者是黑煙罩住，你去問庄內年歲大的人是毋是有看過。」

「有影？」

「除了媽祖婆頂頭那塊我無起去巡，其他幾處都看得出來，應該剝落真濟年囉。頭家，我人和料都到埠啊，毋是無愛做，是和你說實在話。」心內也在打算，如果一定要做，地使用的灰料恐驚無夠，要去和泥作司阜參詳，看他是毋是可以幫忙，也要安排取豬血的事。

許頭家滿面失望，我安慰他：「頭家，我毋是講袂使做，只是氣候水土無全，彩繪不如內地耐久，用這筆錢無一定有價值。北方氣候乾燥，無濕氣，聽說壁畫彩繪可以支持數百年，此地海口實在不必勉強。」我到殿內指予他看，「像這幾處木料清理過就可以重繪，新作木料的部分也可以上漆，請你和各位頭家再參詳，決定要做，大家再來講圖面內容。」光線不足，許頭家手擰到額頭微微眨目，殿內只有神明桌前清清楚楚，站在殿中央擰頭看屋梁，其實烏暗難辨。

「司仔，你講挺無久啊是外久？」

「嗯，這我也講快準，不過二十年應該是有。」我照以往經驗打折。

想袂到許頭家非常歡喜，人也精神起來，「二、三十年！春仔司你嚇驚我，我以為只有三、五冬咧。我們的船不時要補彩，過幾年就要重漆一遍，二十年無算短。後個月我大孫就要度啐，過二十年他都娶妻生子，換我做阿祖囉，四代人看的著，我很滿足啊！」他用力拍我肩胛頭，「沒問題，司仔，就這樣繪落去。後個月度啐辦桌請你坐大位。」

我無去探聽廟內最後是怎樣做決定，許頭家有專程去問庄內年紀最長，頭腦還算清楚的鯨伯，只是古早代誌老人家早就忘記。

「阿鯨伯講媽祖婆和千里眼、順風耳有漆色。」

這些陳年舊事問有問無也無關要緊，待開始清理木料就會慢慢知影，無一定還能看出那一派司阜所作。和廟內各位頭家參詳過幾次，說定殿內各處所繪圖面內容，媽祖成道顯聖數面，古冊忠孝節義事蹟數面，喜慶祥瑞花鳥山川數面，上彩幾處，媽祖面前筭杯請示可行，就擇日動工了。至於殿外部分木料只上彩，頭進外牆就毋做，用料不減，但因為繪工變少，我亦減算淡薄工錢，許頭家一直講歹勢，保證這段時間一定好酒好菜奉待，我趕緊勸他三頓溫燒就好，阿柑貪杯，好酒尤其毋通。

開工之後諸事猶算順利，泥作司阜完工後賸一點石灰，廟內就撥交我使用，如此應該無驚欠料。阿柑也是好跤手，論上手快慢和手藝，比阿長悟性靈巧，只是有時看他沒什麼精神，我想可能是初到

新所在，揣無酒可飲的緣故，這樣也好。

司阜來媽祖廟彩繪之事馬上各庄皆知，雖是小島，宮廟繁多猶勝內地。我來做工的媽祖廟是地頭大廟，其他城隍廟、觀音寺，各庄分香媽祖廟的頭家主事紛紛來一探究竟，頭幾日我猶放下手頭工課，出來和大家講幾句，後來村里閒人，兒童阿婆也來廟口看熱鬧，問東問西。頭一步工是清理木料，灰塵木屑四處塊飛，不能關門，只好拜託廟方幫忙，司阜做工時間人免近，有事請教，等司阜收工洗手才來。如此亦不妨人情，因為等到我收工洗手，閒人早早返厝吃飯了。

但有一日許頭家專程與觀音寺的王頭家來廟內，一處一處向他說明彩繪的工課，之後二人在外殿外講話，待中晝食飯時招呼我到廟口樹下同坐。王頭家提幾樣海味相送，許頭家叫厝內料理好，中晝全部捧來。在地鄉人淳樸熱情，對我這外地來修廟的司阜尤其好禮，時常有鄰里餽贈食物，有的直接提到廟內，大部分送到許頭家厝內，算是大家贊助他供我和阿柑吃住。只是這回許頭家親身來比較稀罕，我也好禮應對。飯菜送到，果然非常腥臊，魚蟹鮮甜不在話下，另有米酒一罇，阿柑看得眼珠都要交落，外人在場我也不便阻擋，四人分飲不過三兩杯，算是小小解他的酒癖。

食飯時我講起神桌陣內後角，有一處梁上畫心猶存，小心抹掉香燭塵垢之後，抑看得出圖面是文王推車，雖然落款處早已剝落，但手路畫風與我有相似之處，有可能是我師祖輩的司阜，當年就已經到此一展手藝，我十分感慨歡喜，二位頭家亦感覺趣味。

「司仔，你和媽祖廟真是有緣，註該要來。」許頭家敬我一杯。



我與許頭家參詳，希望保留這幅畫心，部分殘缺的畫面補色重描，四周圍重新作底上彩，算是爲頂輩司阜留一個紀念。

食飽王頭家挈出一包茶米，廟內燒一壺滾水來泡茶。

「春司，阮看媽祖廟這繪圖的工課真無簡單，寺內參詳也應該整理，是毋是請司阜來本寺指教。」

我看許頭家，他輕輕點頭。「指教不敢，我來貴庄個外月，抑袂去參拜觀音媽也是失禮，明日早起可好。」我問許頭家路途多遠。

「二腳步就到位，我明日早起來帶路。」王頭家先應聲回答了。

黃昏收工回到住處，許頭家才講起觀音寺亦有意請我彩繪。

「司仔，你之前的考慮我全部都講給王仔知影，觀音媽更加靠海，所以我要他請你看過再講。」

「是啊，多謝你先替我說明。不過我手頭的料應該無夠繪二間廟，而且，觀音寺有另外的困難。」

「什麼困難？」

「一般佛寺較少在繪……無要緊，隔工看了再講。」

早起到了觀音寺，如許頭家所說，更逼近海濱，海風直掃。猶是二進寺身，裝飾亦簡樸，但是無像媽祖廟邊住家簇擁，地勢漸高又燕尾高翹，顯得廟身高大，觀音寺在空闊海邊看起來彷彿較為平緩。入寺禮佛上香，王頭家引我拜見住持法光師父與諸位頭家，眾人在廟埕坐下，我讚歎一番海上慈航莊嚴好相，才將彩繪媽祖廟時挂著的難處說與眾人聽。

「司阜，這樣講我們海邊的寺廟敢無彩繪的機會？」一位頭家問起。

「也毋是這樣，只是耐久不如唐山內地，更不比北方。其實除了彩繪，木雕、石雕、磚雕種種方法也可以莊嚴佛寺，無一定要用彩繪。」

「但是做這款所費真傷重。」另一位頭家說。

「也是。」我心想，論料論工，司阜所付出也甚多。「另外一項代誌，有的佛寺較少用彩繪，因為要繪圖之前，木料要先打石灰和麻料的地仗，這打底的灰要拌豬血……」

「什麼，豬血？」法光師父著驚問我。

「底層的材料是石灰拌豬血，如此麻布才黏得密。有拜三牲的宮廟應該是沒禁忌，若用在佛寺，恐驚有人嫌無清氣，但是不禁忌的寺院也是有。」地仗搽豬血的做法也毋知影傳了多少年，但每一次向寺院出家人解釋此事，都使他們為難。觀音寺僧俗眾人議論紛紛，對於搽豬血的材料是毋是「清

氣」意見無全。

「我們大家討海掠魚，平常時也無吃齋，起廟用一點豬血糊壁敢有要緊？」

有頭家直接講出他的看法，我毋敢講他無道理，只是要將豬血灰糊在佛祖頭頂的屋梁，自己也感覺略為無妥當。不過多年來我所作彩繪，確實宮廟多過佛寺，是毋是這個原因，一直無詳細比較過。

「在菩薩面前抹豬血，確實無夠清氣。」法光師父搖搖頭。

「師父，我們這裡欠青菜果仔，有時無素料，你也無禁止我捧海產來拜拜。」

「師父，我們又無吃齋，而且偏殿龍王也無拜全素啊。」

「拜拜是看你的誠意，菩薩也毋是真正吃，拜完抑是隨人捧轉去厝內。但是豬血糊在壁底，就一直留在殿內。」法光師父猶是搖頭。「司阜，一定要用豬血，敢無其他材料嗎？」

「打底的灰料可以全用桐油，無落豬血，只是材料本錢較高，古法也有用膠水打底。」

「什麼膠？魚鰾膠？」有頭家問起。

「樹膠、豬皮膠、魚鰾膠都有在用。」

「結果毋是同款，現刳和曝焦的無全而已。」眾位頭家大笑起來。

「膠和桐油我們修理船隻也有在用，本錢確實較重，法光師，真正袂當用豬血嗎？」

看來寺內眾位頭家比出家人大聲，法光師父可能只是自外地請來做住持，亦不便獨排眾議。我聽

大家你一言我一句講得歡喜，想起有一項事情抑是要先說清楚，畢竟今日只是來拜訪，參詳意見是一回事，接下這項檣頭又是另一回事：「師父，各位頭家，真歹勢，請聽我講一句，彩繪的代誌，請大家再慢慢參詳斟酌，工法可能也不只我知影這幾種，可以再多揣司阜探聽，毋免即刻做決定。」我心头掛念準備上色的事，阿柑前幾日煉好桐油，色料調漆已經妥當，我要先在殿角梁上試一小塊，看色澤效果。那段梁二日前就已經將第三層灰底磨幼，抹好準備上色的幼灰，早時多等半晷，下晷應該就可以上彩。打算話講完就告辭，王頭家卻假近來掠著我的手：「春司，今日請你來就是要做啊，你毋通嫌工課少就推辭呢，我們會等到媽祖廟做完啦，免趕緊。」

突然間我就變成事主，不由得愛笑，「師父，各位頭家，大家如此看重我這一點手藝，我本人是真有面子。」我解釋材料準備無夠，阿柑是臨時向其他司阜調來的跤手，時間到要轉去種種理由，煩惱如何脫身，「而且，是毋是堪用豬血灰，請大家再斟酌一下。」

「無問題啦，司阜你放心，材料無夠阮再出船去調就有，主要難得你願意渡海過來，一遍做完，你毋免跑二遍比較省事。」

暗時我和許頭家說起，他歹勢無與我同齊去，「王仔就是愛比較輸贏，代誌趕緊緊，也無留一步參詳。司仔，你若毋愛做，我去和王仔和觀音寺師父講清楚，毋通爲難。若是要做，但是有困難，我也可以幫忙解決。」

「材料無夠，地仗摻豬血這項事眾人就講快通，抑免講到繪圖。」

「好佳哉，媽祖婆無禁忌。」

幾工過去，試畫看來無問題，此地天氣變化，調整灰料焦濕配合，我心頭也慢慢有底。許頭家帶來觀音寺的消息，最後猶是在觀音媽面前祝禱筊杯請示，結果指示我繪，這二工法光師父和王頭家會再來拜訪我。

「王頭家有無說豬血的事？」

「王仔就講聖杯指示愛繪而已，等他來再問。」

行到這步，看來我在島上也無處可閃，文王推車八百步，在此地毋知要推去哪裡。和阿柑參詳，他倒是無要緊，竹頭司的跛骨猶要休養一段時間，若有檣頭當然上好。想起阿長，這段時間我只放一、二處油漆檣頭予他，毋知影靠什麼工課維持，敢有其他油漆的檣頭？嬰兒也應該出世，毋知敢有平安順產，是男是女。

第二工下晡，法光師父和王頭家挈點心茶水到廟內相揣，我和阿柑正在披麻，雙人四手交替將麻布纏在梁上，我低頭講失禮，什麼要緊事拜託稍等，布縛一半，無方便放手。

「春司仔，你先無閒，我挈幾塊糕仔餅來予你們做點心，也請師父來看你做檣。司仔，木料毋是

磨平就可以漆，閣愛縛麻布。」

「是啊，打底的襠頭真厚工。」

他們二人在底下四界巡巡看看，隨口問問，我不能分心，有一句沒一句應聲，布縛好要抹豬血灰黏合，王頭家又問：「司仔，你講豬血灰就是這個，真臭呢。怎樣是草色的。」

「這內面有石灰、桐油、豬血，因久就變草色。你放心，水分收燥之後就袂臭。」

「哦，司仔，是這樣啦，大家參詳好，難得有司阜來，就拜託司阜來繪幾處，也已經筊杯請示過，你毋通推辭呢。」

我手頭猶在試灰抹在布面的黏度是毋是挂好，熟悉的血灰臭味撲鼻而來，阿柑挈傢俬過來準備抹灰，馬椅下傳來的聲音有如馬耳東風。

「啊……豬血灰……」我手摸布面，上下巡看，下晡布匹可能吃到淡薄水氣，比較軟鬆，眼色掃過殿門口二人。

王頭家和法光師父二人相視，擰頭對我講：「春仔司，這繪圖專門的細項事就看司阜做主，筊杯請示無問到這麼細項代誌。」

聽王頭家這樣講我差一點自馬椅頂跳落地面，隔梁面對的阿柑聽著也整個戇面，小聲講：「司仔，哪有這步。」我心頭不妙，一時又毋知影怎樣回答，手上的刮刀平穩抹過布面，豬血灰均勻平



整，布面線痕一格一格交叉淺淺浮出，整齊扎實，不過此時我頭殼慳慳，一句都無。底下二人見我無應聲，也靜靜等候。

「司仔，你的意思是……」還是王頭家先開口。

「失禮，等我一下。」檢查過麻和梁面木料黏合的程度無問題，工課交給阿柑，我才爬落馬椅來和他們講話。

「師父，王頭家，這檣頭的事三二句講袂清楚，頂一回去寺內前前後後我也已經看過，淡薄仔了解情形，是毋是待我和阿柑參詳估計之後，過二工再到寺內拜訪，如此敢好。」

二人看我面有難色，王頭家又講了一些好話。天色漸暗，阿柑在身後爬落馬椅，多點起幾處燈火。

「好啦，春司拜託啦，阿柑司也拜託，春司何時要來先叫一聲，這二工喔。」

「是啊，春仔司、阿柑司，一切拜託，我都在寺內，請您再大駕光臨。」

「不敢不敢，我過幾日一定過去和大家參詳。」

阿柑問我是毋是去巡一下，「抹得袂歹，」再過一段時間竹頭應該就可以放他出師。「竹頭可以後起落無利便，你要多出力。」

「春司，觀音寺這檣頭要怎樣作？色料一定無夠用。」

「若是要作，看阿柑司願意搭船轉去補料否？」

「蛤，司仔你毋通談我，叫我轉去補料，料辦好我無愛出海。」

「若無你叫阿長和你替換？講笑談。料我看是要多走一遍，桐油和石灰本地有，但是價錢貴，色料是一定要內地……抑是你也無愛做觀音寺的工課？」

「作襠無問題，坐船我無愛。司仔，你寫批予阿長叫他辦料，請頭家去載就好，咱不必親身過海。」

「也是可以，抑是你較機巧。」

想袂到隔日法光師父又來揣我，一方面是歹勢前一日使我爲難，也毋死心要我想別項材料來打底。一問之下，目前募得銀錢不多，可能無法使用較貴的材料。我看他淡薄無奈，也老實承認，大部分頭家都想要省錢，多年來慣用豬血灰，純用桐油的狀況罕見，膠的方法我不曾作過，也無可能即刻就上手。

「法光師，你不用太煩惱，有一些寺院也無禁忌用豬血土做地仗。我看四工後是好日子，大家再來參詳。」

我心頭按算，到時我要求窠杯來裁決豬血灰之事，若是聖杯，可以用豬血灰，事情就解決。若是無杯，錢無夠就減繪幾處，再不然我工錢減收一點，各位頭家加出一點，掩來扯去，就夠補貼桐油

了。當暝我請許頭家幫忙傳話，約好四工後到寺內參詳。許頭家知影我的按算之後，勸我無必要勉強，他可以去和王頭家說明。

「無要緊，觀音媽怎樣指示就怎樣辦。畫心要繪什麼圖樣可以參詳，但是做工的鉅角不能清采，孔子公講過繪圖打底很要緊，問事也毋通只問一半……不過只減我的工錢，阿柑的錢無減。」

「春司，這樣你太吃虧。」

「一遍繪好，免閣走一遍，頂輩司阜也是這樣過來……坐船出外海也真艱苦。」

「司阜你放心，到時一定選一個無風無湧的好天氣送你平安到厝。」

這二工我就專心作檣，趁天氣清朗將披麻抓灰的工課做完，之後粗灰、幼灰一層一層打底起去，地仗做好，我繪圖心頭才實在。也叫阿柑再盤點各項材料，出發之前準備的豬血灰尚未用完，前日許頭家辦桌殺豬，有多點一桶備用。擔心將來烈日海風影響，麻和灰都落重料，最後可能也賠無多少。看阿柑煉桐油點豬血灰的工夫不錯，後手準備觀音寺的料也可以放心交予他。

要去觀音寺的前一工下晡，許頭家突然趕來廟內，神色古怪叫我到門口，輕聲講：「春司，出代誌啊，島上發豬瘟，前幾工自西月庄開始，沿路渡過來，過今暝全島恐驚就無活豬仔。」

「這麼嚴重。」佳哉，前日已經多點一桶豬血灰，應該是夠用。

「司仔，豬瘟之後，會歇一段時間無飼豬，觀音寺無豬血可用啊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，王頭家知影否？」這我無想到，其實也無一定是歹事。

「王仔厝內就七、八隻，他這聲傷重。春司，觀音寺的代誌怎樣交代？」

我心頭一懍，明日就要去觀音寺筊杯問豬血土的代誌，這麼拄好發豬瘟，諸位頭家和法光師父母知影會怎麼想。

才想起王頭家，就聽著他人在廟口大聲喝：「春司，幹，發豬瘟啊，恁爸豬仔死了了，這聲無豬血啦。」一面喝聲一面幹譙，一直到媽祖婆面前才停嘴。

「王仔，你厝內豬仔代誌正無閒，走來媽祖婆面前亂譙是怎樣？」許頭家看他在廟內大小聲，抑有一點無爽快。

王頭家面色赤紅，我恐驚他見笑轉受氣，好嘴問他：「王頭家，我已經聽講豬瘟的代誌，疫病之事抑是無法度，趁早趕緊發落，減損失一點。」

「什麼趁早發落，拄既就已經死了，這聲死豬仔肉吃不完啊。」他打斷我講話，火氣真大，口氣真怨慨。

我捉著王頭家的手行出殿外，「王頭家，你毋通為豬瘟的代誌如此受氣，豬再飼就有，豬血土的代誌也可以解決。」

「當然是解決，春司，豬仔死了我就無閒錢寄付，圖就免繪啊，歹勢啦。」我聽他這樣講，心頭

暗暗吐一口氣，不過法光師父可能不只吐一口氣，觀音佛祖。他看許頭家不在殿外，又趑趄念開始幹譙。

「佬祖媽哩，真無意思，春司，你講代誌怎麼會這麼挂好，敢會有冒犯著神明。」

「冒犯神明，未吧。」我素來謹慎，不過聽著王頭家有此一問，好佳哉，我無事先向觀音寺眾人說明再筊杯的打算。

「誰人去冒犯著神明？王仔，你毋通隨便講呢？」許頭家自殿內出來就應他一句。

「我也無指誰人，只是這豬瘟無頭無尾，也是愛問清楚，司仔，你說是否？」

「豬瘟是要問什麼頭尾，你是在講啥？」許頭家直接應喩。

「春司仔，明日抑是請你來和大家參詳一下，之前筊杯說要繪，若是毋繪也要和觀音媽講詳細，好否。」

我才想要答應，許頭家在旁邊插喩：「當初時也毋是司阜筊杯，春司仔是要去講啥？」

「觀音媽講要給春司仔繪啊！」

王頭家講得理所當然，許頭家提醒也有道理，我本來亦無想到這點。我向許頭家點頭：「毋要緊，許頭家，我明日歇半晡去觀音寺和大家參詳，這回時機未到，聽候後回也好。明日早起好否，王頭家。」

「司阜多謝，一定要來呢。」王頭家猶是臉色難看，無再講什麼就離開。

許頭家勸我：「春司，這變做是王仔和觀音寺內的代誌，你其實免去。」

「無要緊，事情了結上好。」

「這個王仔也真正愛推代誌，春司，有時他講話亂牽，你毋通綴著亂想。」

「亂講亂想隨各人，我也管人袂著，但是……」我怏怏無再講話，毋知影是在亂什麼？

「春司仔，你要緊否，觀音廟的事毋通太過操煩。」許頭家輕輕拍我的肩胛，我笑笑搖頭，他大概以為我嚇著了。

「……無要緊，明日大家見面再參詳，總有辦法，愛做毋做而已。」

「司仔，我明日和你做伙去好吧。」

「如此上好，多謝，如此上好。」

許頭家離開後阿柑問起明日他是不是做伙去觀音寺。

「我和許頭家去就好，你留落來巡麻布。」我指向左邊梁上翹起一角麻布。「早時先補土壓平，土毋通太厚，薄薄一層壓過去就好。」

「司仔，我看這個場面猶是人濟較好。」

「是講代誌，你當做相拍。」

「聽王頭家講話，袂輸豬瘟是咱害的。」

我心頭一驚，怎麼連阿柑都這樣想了。「你毋通亂講。」我收拾傢俬，想著王頭家敢會認為是我無尊重觀音媽，已經筊杯指示叫我繪，抑問東問西，在神明背後亂出主意，毋夠誠心，發豬瘟的代誌算在我頭殼頂。不過也難說，若是我先得到一個聖筊，指示可以用豬血土以後才發豬瘟，代誌可能更加講未清。

「司仔，歹講，拄才聽他譙歸路。」阿柑愈講愈氣。

「筊杯是王頭家，請示也是王頭家，他要怎樣牽來我頭殼頂？無咱的代誌，免驚。」抑是大家在觀音媽面前爭吵豬血的代誌，神明已經有所感應，王頭家該問的事項問無清楚，馬虎含糊，神明歸氣在我筊杯之前直接降旨指示，但是也無必要發豬瘟這麼嚴重，取豬血只要剗一隻，各庄豬隻死盡就太冤枉，觀音媽海上慈航，應該袂用殺生這招來指示吧。

「司仔，代誌這麼拄好……」阿柑猶是受氣。

「好啦，同齊去聽看。收收關門了。」抑者是代誌就是這麼巧合拄好，竹頭拄好摔斷腳，阿長牽手拄好要生產，我貪一個虛名渡海拄好到此地，王頭家趁拄好要我多繪一處，檣頭尚未講好，島上就拄好發豬瘟，人畜疫病時有所聞，一切也只是拄好。也就是這個拄好顛倒麻煩，若是我事先會當準備，就免煩惱拄好或者無拄好。做工一世，人，檣頭只有先準備好，無彼種巧合拄好就可以做的檣頭，可惜，也無完全照我按算的代誌。

「司仔，收好來去啊。」阿柑出聲我才回神，感覺殿內已經如此昏暗。合掌向媽祖婆一拜，跪落地磕頭，心頭卻同時想起觀音媽，神明在上……一時毋知影愛祈求什麼，神明在上……拜託可以和觀音媽參詳幾句否？

身邊阿柑猶在跪落磕頭，我擰頭看著殿內四界滿是披好的麻布，梁上烏暗，詳細看，有一、二處微微浮翹，猶要壓一下，明日觀音寺回來要和阿柑趕緊再去再巡一遍，待水分燥乾，氣味再薄一點，磨出麻絨，猶要抹幾層灰，猶要詳細繪上媽祖顯聖、忠孝節義的圖畫。

打好地仗，繪圖的牆頭才正當開始，司阜的手路工夫這時才施展出來，我一個渡海來到此地的彩繪司阜，恭敬服侍，手藝實在，豬瘟和我什麼關係？我是在煩惱什麼？

掩上殿門，自小門出來到廟前，澳內水色烏暗，遠方海面金波粼粼。「阿柑，咱是繪圖的，毋是乩童，神明的旨意免出嘴。」想著明日又要耽誤半工去講事情，真毋彩。

「司仔，明日王頭家若問起呢？」阿柑猶是淡薄擔心。

「咱顧繪圖就好，免想這麼多。」我笑笑看阿柑。「我只煩惱底打袂好，地仗做完我就毋驚啊。」

阿柑點頭。

遠遠看著許頭家的後生出來相揣，應該是厝內大家攏楞了，我向他攞手，和阿柑趕緊跛步向前。



典雅的堅持

◎范銘如

此篇描寫宮廟畫師施作地仗的工藝，文字翔實典雅，節奏推進徐緩，整體營造出一種古早靜謐的文化氛圍，對於修繕彩繪的工法與依據原由皆有精采的描述。繕修傳統建築是少見的小說題材，本篇成功地用文字結合藝術知識，傳遞出師匠們的技術與堅持。閱讀中既有聽故事的愉悅，亦有接受藝術教育的感動。可惜，爲了讓情節起伏與收束，結尾處安排了一場莫名的豬瘟，突兀感反倒破壞了小說原來寧靜隆重的氣氛。台語使用過多更自曝擇字上的矛盾與不通順。這兩個缺點減損了此篇的完成度。

